

第一章 古董店的帥哥老闆

好熱……好熱……

臨近中午時分，戴著一頂從沿途雜貨店買來、帽緣超大的草帽，韓今騎在被艷陽曝曬到彷彿有些扭曲的柏油路上，覺得自己也快跟著融化。

「到底到了沒有……」韓今氣若游絲的開口，一顆頭垂得老低，恨不得就此將整個身體都縮進陰影中避避暑氣。

可惜現實是殘酷的，無論這頂草帽再怎麼大、腳踏車速度再怎麼快，都迴避不了自己皮膚被曬傷的微微刺痛，以及頭昏眼花的下場。

他好後悔啊，早聽說南部四季如夏，他不該枉顧室友余青銅的善意提醒，應該穿薄外套和長褲遠征才對，出門至今才不過兩個多小時，他戴手錶的手腕都曬出一圈印子了！

「你抱怨個屁！認路的是我、出力的是我，你只不過坐在腳踏車上裝裝樣子，還好意思一副快死掉的嘴臉？」老舊腳踏車的前置物籃上，一條外型酷似絲瓜、兩眼如豆、四肢短黑的不明生物口氣惡劣的嚷嚷。

這半透明的不明生物並不是先進科技的機器瓜，當然也不是鬼，畢竟不會有鬼長得像一條絲瓜——它其實是一隻物靈。

物靈，乃是物品因為吸收持有者強烈七情六慾的執念、並經過漫長歲月浸淫後誕生的靈魂。

附帶一提，靈魂成形後的外貌跟物品本身無絕對關連，因此阿力並非什麼絲瓜精、絲瓜妖，它的本體是一台老舊農用腳踏車，那它為何外形會像絲瓜呢？

嗯，問得真好，這其實也是韓今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。

莫非阿力成形前一直被停放在絲瓜園邊？還是它前任主人酷愛吃絲瓜？又或者阿力對絲瓜有什麼不為人知的愛恨糾葛？遺憾的是，阿力本身非常排斥被當作絲瓜，一提就炸毛，所以答案至今無解。

「這麼說就不對了，你又不會熱，哪能體會我快被烤焦的痛苦？」一邊想著阿力為何像絲瓜，韓今幽幽回嘴。

阿力是腳踏車物靈，衍生的能力是「飛速」，能讓腳踏車自行移動，限速可媲美超跑，一路由北往南，韓今只是做做樣子騎車，壓根不是自己出力，再加上他是超級大路痴，找路、認路什麼的也都由阿力代勞了，理論上這一趟南部行應該是輕鬆寫意走馬看花，但他錯了。

就算只花了兩小時就抵達南部，還是超熱的啊！他覺得自己的身體彷彿在滾燙的鐵板上，都吱吱作響冒煙了！

「這根本是煎肉排……我決定今天午餐不吃肉，我要吃壽司或涼麵……」韓今眼死心死腦也死。

「這當口居然還能滿腦子都是食物？」阿力一時間不知是該佩服還是該吐槽韓今對食物強大的執念，不過……「喂！你應該還記得你是來幹麼的吧？」它覺得自己有必要提醒一下似乎已經熱昏頭的人。

「冰淇淋……西瓜汁……游泳池……」韓今失神的喃喃自語。

好吧，顯然已經不記得了。阿力噴了聲。

「你清醒點，我們已經快到古董店了。」它盯著擺放在置物籃上的手機螢幕，沒好氣的道。

有鑒於韓今的路痴屬性已達驚天地、泣鬼神的地步，為了不讓一人一物靈就此迷失在人類世界茫茫不知所歸，身為闊少兼室友的周少揚很好心的弄來一支智慧型手機，設定好估狗地圖，只要沿著省道的標誌箭頭一路前進，「理論上」應該可以順利抵達古董店。

不得不說阿力真是一隻具備危機意識、深懂自力救濟之上進物靈，因為完全不信任主人的判斷力，終於進化出運用 GPS 的功能。

「古董店？」這三個字總算勉強拉回韓今不知飄哪兒去的思緒，緊接著眼睛一亮，「啊！古董店有冷氣！快衝—」

……雖然是完全不相干的答案，好歹目的地一致，就別苛求一個腦子熱壞的人了吧。阿力用憐憫的眼神瞥了熱瘋了的韓今一眼。

古董店很好找，就位在省道邊，還是大三角窗的位置，就連店名都讓人過目不忘——『日日春』？嗯，就是那裡了！」韓今精神一振，一待腳踏車騎上人行道，立刻迫不及待的甩開草帽跳下車。

不過等他看清楚掛在玻璃門上的小招牌後，整個人的心登時碎了。

「Close？！為什麼是 Close 啊啊啊—」韓今一張臉黏在玻璃門上，悲痛萬分的呼嚎，恨不得破門而入吹冷氣。

想他忍痛捨棄美好週末睡到自然醒的計畫，忍受非人的高溫折磨，一碗冰都沒吃到，連冷氣也沒吹到……可惡！他要毀了這張該死的 Close 小木牌！

就在韓今日露凶光，打算將小木牌扔到地上踩幾腳洩憤之際，一道聲音突然響起。

「你最好放回去。」

嗯？韓今左看右看沒看見人，再一低頭，發現柱子後方稍微露出一點衣物、疑似蹲了一個人，要不是對方出聲，根本不會注意到。

韓今往後退一步，探頭看向躲在柱子旁的……小男孩？看樣子瘦瘦小小的，不曉得是小學生或國中生，臉色明晃晃寫著不爽，兩眼透著敵意。

「這木牌很貴？」韓今猛然想起這是一間古董店，說不定連木牌都貴森森？要死了，他家窮得很賠不起啊！韓今連忙把木牌掛回去。

「夜市一個一百。」小男孩回答。

「你玩我啊？」韓今冷著臉再度取下木牌，打算繼續洩憤。

「我是店員。」小男孩又開口。

「既然你是店員，那掛這牌子幹麼？」很好，韓今都氣笑了。

「你是誰？」小男孩不答反問。

「客人！」韓今咬牙切齒。

「客人？」小男孩用懷疑的眼神看看他，又看向那台很像是農夫騎去巡田的古老破舊腳踏車。

此人年紀看起來沒比自己大幾歲，身材以男性均標來說偏矮偏瘦，還長著一張白

淨可愛的臉，穿著打扮就是一路人，根本零威脅性，倒是那雙眼睛特別明亮，是唯一大加分—but這些都不是重點，重點是，就算南部不拘小節的田僑仔多，也不會就這樣騎著破腳踏車來買貴得要死的古董。

「我是來找戚老闆，不是來買古董的。」韓今沒好氣的解釋。這白目小鬼真是店員？就算他看起來像窮光蛋，也不用表現得這麼明顯吧？

不料聽到這解釋，小男孩臉上的不爽一秒變成凶惡，不但激動的站起身，連眼神都充滿殺氣，「你是道上人？！」

這是幹麼？跟道上人有仇？韓今忐忑的點點頭。

明明是看起來比自己小的小鬼，他卻不由為那張狂的氣勢暗暗心驚，掛什麼

「Close」啊？那木牌應該寫「內有惡犬」才對，他都要以為這小鬼要衝上來揍人……等等，他真的怒氣沖沖的過來了！

自詡沒室友余青銅那般逆天的武力值，韓今連忙退開一大步，卻見男孩的目標不是他，而是走向自家古董店，一腳踹開原來根本沒鎖的玻璃門，同時用力朝裡頭大吼。

「老闆去死！我最討厭你了！大騙子！」

韓今日瞪口呆的望著男孩朝馬路飛奔離去，還闖紅燈。

好吧，道上人經年累月修行打怪，難免性情和大腦有些異常，但現在這是怎樣？見男孩真的一去不回頭，韓今只得又轉頭看向被踹開的大門。

店裡沒開燈，櫥窗也拉上窗簾，白天的艷陽只能讓他看見靠門邊的幾樣古董，店內靜悄悄的，男孩踹門加怒吼也沒讓裡頭有絲毫回應，不過光站在門口就有一陣陣舒服的冷氣吹來，代表應該有人在。

「有人在嗎？」韓今揚聲問。

等了一會兒沒人回答，韓今受不了冷氣誘惑，還是走進去了。

這間店名很容易讓人誤會是茶店的「日日春古董店」坪數頗大，店內琳琅滿目的陳設物，韓今分辨不出價值，光線又昏暗，他走得小心翼翼，深怕撞壞什麼東西一輩子賠都賠不完，但話又說回來，烏漆抹黑冷颼颼加上身邊全是古物，真有撞鬼的Fu啊……

「戚老闆？」韓今情不自禁的配合現場氣氛輕聲呼喚，「請問有人在嗎？」

依舊沒見著人、也無回應。

「該不會在二樓吧……」韓今看向樓梯。

才轉頭，一個渾身散發青綠光芒的飄浮物不知何時悄然來到他身後，滿頭濃密的黑髮直垂到地板，髮絲宛如漣漪般往外擴散，尾端則隱沒在昏暗的空間裡，應該長著雙腳的位置空空如也，同樣青綠的眼珠幽幽對著他的臉。

「喝啊！」

韓今大叫的同時往後一退，慌亂間不小心撞上身邊的瓷瓶，心裡「喀」地一聲，彷彿預見心碎的聲音，顧不得有綠妖怪環伺，立刻撲上去搶救古物，哪知一撲竟直接撲空，鼻子很悲傷的撞上超硬的桌腳—這不重要！瓷瓶呢，那個撞破他絕對賠不起的瓷瓶呢！

韓今抬起頭，瓷瓶……正好端端的飄在半空。

「呼，這個可要兩百多萬呢。」青綠色飄浮物露出鬆口氣的模樣。

兩百多萬？！韓今倒抽口氣，直覺反應是伸手去摸桌腳，天知道這桌子會不會又是啥價值不菲的古董，但他是用鼻子撞，應該不會倒楣到撞出啥損壞吧？

「好像沒怎樣。」起碼他摸不出異狀。韓今定定心神，這才又看向飄在半空的瓷瓶，差點都想跪下來拜了，「幸好沒摔破，兩百多萬的東西啊……真是謝謝兄弟你的大恩大德！」

「你能看見我？還聽得見我的聲音？」青綠色飄浮物一愣，上方的瓷瓶跟著震了一下，看得韓今血壓瞬間往上飆。

「小心！兄弟你先把瓷瓶放下來行不行？我看得心臟病都要發作了！」韓今抱頭嚷嚷。

「喔，抱歉。」青綠色飄浮物竟還真的乖乖把瓷瓶放回原位。

「什麼心臟病？」一個懶懶的聲音從昏暗的角落響起，韓今又是一驚，轉身過大差點又把一旁的器皿撞落。

「媽啊，你們這間店的陷阱也太多了。」韓今撫著刺激過劇的心臟，打定主意接下來死都不動。

角落那人緩緩坐起身，還伸了個懶腰，「什麼陷阱？小鴉呢？幹麼把燈全關了還拉上窗簾？」

「你是指你那個未成年店員？他把門踹開，叫你去死之後就自己跑掉了。」韓今維持不動的姿勢回答，一邊和頭頂飄浮的青綠色靈體大眼瞪小眼。

「喔，他是小鴉沒錯。」男人挺沒勁的應聲，看來已經很習慣被自家店員罵「去死」外加無故蹺班。

「哪個一丫？該不會是小雞小鴨的鴨吧……」韓今臉上三條線，實在無法想像那隻凶暴惡犬跟溫馴待宰的家禽類有任何關聯。

「烏鴉的鴉。」男人懶懶的解釋著，「你又是誰？」

「我叫韓今，是一名物靈師，請問你是戚老闆嗎？」韓今看著那人慢吞吞的爬起身，身形有些搖晃的走向牆壁一陣摸索，店裡的燈總算亮起，他也才得以好好打量眼前這男人。

戚月桂，「日日春古董店」老闆，同時也是道上最負盛名的百年除靈家族戚家「慶安宮」當輩長子，他雖然沒有遺傳到法力，不承襲家族事業，但從小熱愛冒險與古物，遊歷世界各國挖掘奇珍藝品，後來開了這間名聞遐邇的古董店，是戚家中難得有錢有勢的生意人。

不過他本人倒沒半分商人的市儈氣息。

這不，頂著起碼半個月沒刮過的鬍渣臉，沾滿灰塵和各種不明污垢的上衣，大腿、褲管和膝蓋都有破損的褲子，還有那雙絕對可以蹭出一小堆土的軍靴，再搭配佈滿沒睡飽血絲的眼睛和滄桑臉孔，以及久沒洗澡隱約飄散出的異味……生意人的形象？說他是在叢林裡玩生存遊戲的軍人還差不多。

「我就是戚月桂。你是道上人？難怪小鴉會氣得跑走。」戚月桂沒理會韓今的目

光，嘟囔著癱坐在辦公椅上。

他出國月餘，凌晨才剛回到古董店，小店員對於他超出預期時間未歸還音訊全無非常不滿，要不是看在他累癱的分上先放他睡覺，早罵得狗血淋頭了。但顯然小店員在他昏睡期間仍不斷累積怒氣值，一看到有道上人上門，誤以為他又不好好珍惜自己身體打算繼續瘋忙，就這麼氣炸了。

「他討厭道上人？」韓今問。

「正確來說，是討厭道上人給我添麻煩。」戚月桂更正。

呃，自己好像就是來添麻煩的？韓今聞言乾笑。

「你說你是物靈師？這門派還沒倒啊？」戚月桂的語調帶著病態的沙啞，出口的話卻如箭矢般銳利。

起碼韓今覺得自己被那枝無形小箭刺了一下。

對，「物靈師」門派混得窮途潦倒在道上是不爭的事實，甚至可以說是另類代代相傳的模式，但這絕不是因為門派弟子不爭氣，而是物靈太稀少。

一件死物要吸收足夠的執念、並經過漫長歲月的洗禮才有辦法誕生出物靈，基本上已經類似妖的存在，可以想見數量不會太多，物靈生成後又要一個奇摩子不爽跑出來作祟，還作祟到讓人類驚覺這可能不是鬧鬼、必須提升一下處置等級，再輾轉從茫茫人海中搜尋到因為沒賺頭而傳人稀少的「物靈師」來收服物靈……
嗯，幸運一點的，大概可以在頭髮變白前達標，悲慘一點的，大概等成一堆白骨也沒能解鎖成就。

業務對象少得可憐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，別說振興門派，連餵飽自己都成問題，導致「物靈師」千百年來穩坐「瀕危」門派第一名，甚至也真的數度絕跡……既然絕跡了，又怎麼傳承下來？這就是老天爺造物的巧妙與可惡之處了。

物靈師遴選資格：能看見物靈並與之溝通。

選進門後就更隨興，傳承心法只有短短三個字：做中學。

沒了。

想他當年就是因為看見阿力，還嘴賤跟阿力聊了兩句，才被師父歡天喜地的撿回家養大，稀里糊塗成為門派唯一傳人，不僅被師父放著隨便亂長，還期許未來能開出一朵花。

以為這開場白聽起來很戲劇性、很浪漫、很有冒險故事的氛圍？如果看過他家那位在偏僻山坡的破舊資源回收場，再看看一般道上人「這門派還沒倒嗎」的直覺反應，大概就不會這麼認為了。

總之，他們「物靈師」就是一個以傳人凋零&落魄而聞名的門派……

發現韓今默不作聲，一臉苦澀，戚月桂睡到昏沉的腦袋一個激靈，驚覺自己踩中人痛腳，連忙解釋道：「我不是在嘲諷你。」

「沒關係，我懂。」韓今苦笑著擺擺手。

「你來找我是？」不想再失言，戚月桂開始泡茶醒腦。

「我師父和『明峰私立貴族學校』的校長條件交換，讓我免費入學換取解決物靈作祟，我收服物靈後不想毀掉它，最近正在替物靈尋找落腳處，我打電話問過戚

宮主，他要我來這邊問問看。」韓今一五一十道。

「是阿九要你來的？」聽到居然是自家九弟舉薦，戚月桂不禁一怔。阿九做事多半隱含深意，但收留一隻物靈？「他是要我擺一件永遠不得售出的古董在店裡，還是要借我之手賣掉物品？」

「恐怕都不是。」韓今看向依舊好奇打量自己的青綠色飄浮物，「大概是因為你店裡已經有一隻物靈了，想說兩隻可以作伴。」

「什麼？我店裡有物靈？！」戚月桂大驚。

「你不知道？」韓今同感驚訝，他還以為戚宮主早跟戚老闆說過了呢。

「其實阿九是要你來幫我收掉物靈的吧？」戚月桂合理懷疑。

「……它在呢。」韓今乾笑著指了指上方青綠色飄浮物。

「我叫玉樹，是戚煥陽送給老闆的菩提寶樹，不是來路不明的物品。」玉樹插嘴。

「戚老闆，你有什麼東西是戚宮主送給你、外型像樹之類的東西嗎？」韓今連忙問。

「樹？」戚月桂一頓，用嘴努了努韓今後方，「就是角落那個，阿九去年送我的，也沒說是幹麼，就要我擺在店裡。」

阿九有預視能力，但為了避免干預未來許多事不能說破，只能迂迴處置，多年下來，他們戚家人已經很習慣阿九莫名其妙的言行舉止，反正阿九不會害他們，照做就對了。

但他從沒想過菩提寶樹裡竟然有一隻物靈！

他長年摸古物，當然聽說過物靈，還挺遺憾從沒遇過，哪知物靈就在自己面前晃了一年……戚月桂很無言的望著角落那尊菩提寶樹。

「還真是戚宮主送的啊？」韓今嘖嘖稱奇的打量物靈和角落的本體。

從外觀上來看，那尊「樹」高約一百公分，樹幹和樹枝是由玉石雕塑而成，樹葉再以金箔塑成一片片的菩提葉，底下土壤的部分是一顆顆的小黑曜石，是相當美觀的藝術陳設品，他不懂古董，但如果這全都是真貨應該值不少錢，戚宮主對手足真大方，一送就送超貴還帶物靈的寶物。

「為什麼要送來這兒？」韓今問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戚月桂搖搖頭。阿九送他就收，壓根沒問過理由。

「呃，戚老闆我不是在問你，我是在問他。」韓今又指了指上方。

「喔。」戚月桂恍然。對啊，能與物靈溝通的正牌物靈師在此，直接問不是更快？

「我和戚煥陽條件交換，只要來這裡待兩年，他就讓我得償所願。」玉樹悠然道。

「條件交換？還約定兩年？」韓今的好奇心被勾起，「那你的心願是什麼？」

玉樹只是笑了笑，看來是不願說。

「那我可以問你的能力是什麼嗎？」韓今又問。

「淨化，可以鎮定浮躁的情緒，讓人心神平靜。」玉樹答。

淨化？心神平靜？這……韓今眼神詭異的看向戚老闆。莫非戚老闆有失眠困擾，戚宮主才送他這個？

「到底是什麼？」一旁的戚月桂也很想知道。

「是一種可以鎮定浮躁心情、讓人心神平靜的能力。」韓今如實回答。

本以為戚老闆八成也會一樣不解自家九弟的用意，不料他卻是一愣，神情慢慢變得複雜，看得韓今八卦魂都起來了。

「戚老闆想到緣由了？」韓今趕緊追問。

「大概心裡有數。」戚月桂頓了頓，望著那尊菩提玉樹，微微露出苦笑，「阿九會要你來這兒，大概是為了警告我吧？」

打啞謎啊這是。韓今很不滿意這個答案，於是看向飄在半空的物靈，物靈回他翩然一笑，這一笑當真是高雅清靈，讓韓今不自覺跟著舒心一笑……嚇！好厲害的感染力，一秒瞬吸不滿情緒，還附帶防竊防撞功能，包你店內平和安心熟睡到天亮，他家怎麼就沒收到這麼好用的物靈呢？

「對了，你不是想要我收容另一隻物靈嗎？那隻物靈的本體和能力是什麼？」不想在這事上打轉，戚月桂換個話題。

「本體是一根髮簪，能力是擬人，可以任意轉變成人類，而且它很會演戲，前任主人是位名伶，我給它取名叫『戲精』。」韓今介紹。

「可以擬人的戲精？」這是什麼天下大亂的設定？戚月桂皺眉。

「戲精渴望能有表演的舞台，我們已經替他找好劇團，不過劇團在南部，所以希望能有道上人暫且收留他一段時間。」說到這兒韓今又看向飄在半空的 Peace 物靈，「跟玉樹待一起的話，所有攻擊性應該都會消弭於無形吧？」

「等等，你們讓物靈變成真人去演戲？！」戚月桂不敢相信。

「戲精只是想發揮所長，肯定自己誕生的意義，不會傷害人的。」韓今進一步解釋。

「但它不是人……」戚月桂說幾個字後又停頓下來，發現自己好像沒立場指責別人。

不是人又怎樣？他家那票手足明明一個個都是人，興風作浪的本事卻比物靈還可怕，最近十一妹甚至都跟惡魔交往了！想到這，戚月桂忍不住揉揉眉心。

「就算我們只是物靈，也希望能夠有所發揮、受到肯定，你能這麼做很好，它能遇上你這種物靈師很幸運。」上方的玉樹柔聲道。

「這是我應該做的。你會介意它來這兒借住一陣子嗎？」韓今搔搔臉頰，迎著戚月桂困惑的目光，補充道：「我是在問你家的物靈。」

戚月桂瞪著空空如也的上空，嘆口氣，「它怎麼說？」

「物靈很稀少，能有機會認識同類很讓人期待呢。」玉樹微笑點點頭。

「它想認識新朋友。」韓今轉達。

「那你先把它帶來看看吧，如果沒問題就讓它留下。」既然是阿九介紹的，家裡也早就有一隻，再多一隻就當作伴，戚月桂也懶得搬大道理了。

反正天塌了也有他家阿九頂著不是嗎？

聽見寢室門打開的聲音，余青銅和周少揚對視一眼，齊齊起身走向日式起居室，一拉開紙門，就見韓今一動也不動的趴在地板上。

「你幹麼？就算被拒絕了也不用沮喪成這樣吧。」周少揚好笑的蹲到韓今旁邊戳

戳宛如屍體的室友。

「他是熱昏了。」站在另一邊的余青銅理智判斷。他早說南部很熱，韓今還不當回事，現在好了吧，身體都疑似冒煙了。

「喔……光想像就覺得很熱。」周少揚同情的看著韓今曬到發紅的皮膚。不管阿力速度再怎麼快，一個上午來回北高兩地被太陽一路曬，不中暑才怪。

「快給我冰水……」韓今聲音虛弱的只剩一口氣，已經不想去回憶沿途到底有多熱了。

可憐他家窮，沒錢坐高鐵，又考慮必要時得出動阿力取信戚月桂，只好一台鐵馬闖蕩天下。

像是回應他的心聲，冰箱門自動打開，從裡頭飛出三瓶運動飲料，韓今顫巍巍的爬起，兩瓶飲料隨即貼上他雙頰降溫，第三瓶的瓶蓋無聲轉開，韓今張開嘴，飲料自動飛靠到嘴邊，韓今咕嚕咕嚕直喝了快半瓶才終於伸手拿開飲料，長長吐出一口回魂的氣息。

「靠！這服務也太周到了吧。」周少揚看得眼珠子都要掉出來了，不過不是因為歷歷在目的靈異事件，而是因為這一串茶來張口的服務。

「韓今是為了我才熱成這樣，所以……」一抹臉懷歉疚的白色身影緩緩浮現在韓今身邊，正是化出原形的物靈戲精。

他原本是一支髮簪，直到前陣子才意外甦醒，後來遇上被校長委託來處理案件的物靈師韓今、被他收服，暫時住在 303 寢。

它很幸運，甦醒後遇上的幾個人類都很友善，不僅不計前嫌幫它尋找能發揮所長的劇團，還讓它暫時落腳在這裡，聽說原本校長不同意呢，班長羅伶玥為此去校長室拍桌，威脅校長如果不讓它留下，就要向狗仔社加油添醋爆料，以羅家的聲望，校長不得不妥協，只要它肯乖乖待在寢室不跑出去作亂嚇人，就暫時留置到韓今找到收容地為止。

「結果怎樣？」余青銅坐到木板上問。

「老闆要我帶戲精去看看，沒問題就留下。」想到這事終於有結果，韓今覺得自己這趟南部行還算值得。

「也就是說你還要再騎一趟？」周少揚立馬想到這個。

「……你一定要現在就提醒我這件事嗎？」韓今面無表情的看著他。

「呃哈哈，人生就是不停的面對現實嘛。」周少揚很沒神經的打哈哈。

「你少站著說話不腰疼！」韓今罵道。

「本少爺坐著說話照樣不腰疼，男人最重要的就是腰！」周少揚拍胸脯保證。

「誰跟你講那個！」韓今忍無可忍的抓起抱枕扔過去。

「所以……我可以去劇團表演了？」戲精小心翼翼的確認，但回答它的是一顆穿透身體的抱枕，以及更多飛來飛去的抱枕。

看戲精不知所措的模樣，再看看打成一團的兩個幼稚鬼，余青銅徒手攔截下兩顆抱枕，一左一右朝兩人的臉砸過去，毫無懸念的命中，韓今和周少揚同時被砸得往後一仰，搗臉安靜下來。

「別鬧了，先把事情交代清楚。」余青銅用完全與暴力行為不搭嘎的淡然口氣道。認識這兩人越久，他就對他們的幼稚程度和離題能力認識越深刻。

「是我的錯覺嗎？你好像對我越來越不客氣了。」周少揚一臉憤憤。他好歹是家財萬貫人人寵的大少爺，綽號就叫「少爺」，靠著砸錢買情報在校內也算無人不知無人不曉，但在 303 寢的地位……就是沒啥地位。

「我是拿抱枕砸你，不是拿桌子。」余青銅敲敲面前的木桌。

「……」好吧，他輸了，被抱枕砸比被桌子砸客氣一百倍。周少揚望著那張很堅固的木桌吞口口水。

「老余，你好狠的心！」韓今捧臉哀呼，「一點都不可憐我才劫後餘生……」啪噠一余青銅單手捏扁那瓶被韓今喝完的寶特瓶。

「你到底要不要回答？」他冷冷地開口。再讓這兩人唱雙簧下去，問完天都要黑了。

他絕對不是怕了余青銅捏扁自己，而是覺得確實該把事情好好交代清楚。韓今咳了聲，「應該沒問題，我看戚老闆也不是挺在意是不是人，那間古董店也有一隻物靈。」

「那間店也有一隻物靈？」周少揚驚訝，「不是說物靈很稀少嗎？」

「道上人的店嘛，又是戚家人開的。」韓今聳聳肩，彷彿這簡短兩句就解釋了一切。

余青銅點頭。之前他曾陪韓今去過另一間道上人的餐館「驛站」，比較有概念。

「道上人」是統稱專門處理妖魔鬼怪的一群人類，因各自擅長的領域不同，門派也不同，例如韓今就屬「物靈師」一派，戚家「慶安宮」則能人輩出，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「聽不懂啦！」周少揚抗議。明明都在自己眼皮子底下，怎麼這兩人老是隨便兩句就能互相理解？排擠人嘛。

「想知道？」韓今賊笑的朝他勾勾手指，「拿吃的來換。」他回程有去小七吃了一碗涼麵，但現在覺得肚子又餓了。

「你就這麼直接跟我討吃的？」周少揚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被敲詐了，而且還是敲詐食物，「你是豬嗎！」

「這就是傳說中的發育期你懂不懂？胃會像黑洞一樣怎麼填都填不滿，然後就長高了。」一想到自己的身高有望在學期末突破一百七，韓今心花怒放。

他家的資源回收場只能勉強溫飽，導致他身材瘦小，怎麼看怎麼沒氣勢，身高更是他心頭永遠的痛，幸好來「明峰」後三餐吃飽飽，還有闊氣室友和同學提供美味點心，成天吃吃吃真是太美妙了，哇哈哈——

「長你媽啦！沒看過像你這麼貪吃的！」周少揚邊罵邊拿出手機，「不講拉倒，本少爺想要情報還需要受你要脅？打通電話就搞到了。」

「你寧願花萬把塊買情報也不願買吃的給我？太浪費了！有錢人去死！」韓今髮指。

「不要搶我手機！」周少揚大叫。

……都十六歲的人了，好好把話說完很困難嗎？余青銅看著眼前再度搶手機搶成一團的幼稚室友，覺得這兩人每天都在考驗他的忍耐力。

「你去把冰箱的壽司和蛋糕拿來。」余青銅對被當成活佈景傻晾在一旁，但其實是事件主角的物靈開口。

「是。」戲精應聲動作。

這陣子它寄宿在 303 寢，除了看連續劇就是打打雜，已經被余青銅訓練的很有朝靈異管家邁進的潛力。

「壽司和蛋糕？」韓今耳尖聽到關鍵字，一秒放棄手機奔向余青銅，「果然還是老余對我最好！」

「蛋糕是丁素素拿來的，早上她跟羅伶玥來過。」余青銅冷臉不為所動。

她倆都是韓今的同班同學，也知道物靈的存在，今早過來問進度，知道韓今嗜吃如命還特地帶吃的來，壽司則是校內某「余粉」送來宿舍的，要不是可以塞給韓今吃，余青銅早扔了。

「素素做的？芋頭奶凍捲！哇還有生魚片壽司，老余我愛你！」韓今兩眼放閃的搶過食物，看清楚後登時一臉幸福的捧盒轉圈圈。

余青銅是這一屆的榜首，還是長年習武的高軀混血帥哥，曬成小麥色的皮膚加上深邃的五官，卻又散發出冰冷的氣息，迥異的特質總讓人一眼難忘，一入學就受封「校草榜首」轟動全校，穩拉校內男同學的仇恨值和校內女同學的愛慕值，甚至有女同學們成立「余粉後援會」，追求者眾。

可惜他因家庭背景之故個性孤僻冷漠，經常戴著耳機冷臉不理人，是誰也攻克不了的冰山系美男代表，同寢的韓今和周少揚已經算是跟他交流最多的對象了。

「是愛我附帶來的食物吧？」余青銅早看穿他了。

「放下奶凍捲！素素說我也可以吃！」不甘被冷落的周少揚湊過來搶食。

「不要！你明明就不餓幹麼跟我搶？」韓今如臨大敵。

眼看第三波打鬧將起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余青銅深吸口氣重重一拍桌一

「一起吃吧？」韓今秒變成熟大人。

「壽司給你，我吃一小塊奶凍捲就好。」周少揚恢復上流弟子有禮風範。

「你的談吐有進步，但打扮實在有待加強。」韓今評點。

周少揚酷愛把家當穿在身上展示，尤其熱衷花襯衫，搭配脖子上那條超粗超閃的金項鍊，頭髮特地挑染三種漸層顏色，每天不噴造型絕不離寢，十根手指有三根戴名牌戒，就連耳環都是純金打造，一副唯恐眾人不知他家有錢的田僑仔品味一直讓他看得又妒又羨。

「酸葡萄心理是吧？我懂。可憐的韓今，下輩子你還是有機會變有錢人的，別喪氣唷。」周少揚好溫柔的鼓勵。

「你是說你追到女朋友的機會嗎？我懂。草包少爺，千萬別因為這禮拜又被三個女生拒絕就灰心喔。」韓今同樣宛如慈母般諄諄教誨。

……這裡到底是「明峰貴族學校」還是「明峰幼兒園」？余青銅無言，已經懶得

吐槽這兩人了。

「想問什麼快問。」余青銅對戲精開口，順便丟給兩人一個警告的眼神。戲精應該有很多疑問，無奈韓今只要遇上周少揚或食物就會跑題。

戲精偏頭想了想，發現三人都在看它後微微一笑，「我相信韓今的安排。能遇上你們、待在這裡，我已經很幸運了。」

「另一個傢伙很好相處，不用擔心啦。」韓今邊吃邊對戲精回以一笑。

「你打算什麼時候送戲精去？」余青銅問。

「蔣舜方回來前吧，他請假到什麼時候？」韓今問素有情報王之稱的周少揚。

303 寢共四人，蔣舜方之前被戲精嚇破膽，一直請病假調養中。

「不知道，聽說又要延期，都請快一個月了……最好別回來啦！那傢伙的嘴臉超討厭的。」周少揚輕哼。蔣舜方是標準書呆子，他則是讀書無用、人脈至上的擁護者，兩人從一開始就互看不順眼。

「說不定真的不會回來了。」余青銅淡淡地道。蔣舜方個性高傲，和大家處不好，在室友面前嚇成那樣，肯定更覺得無地自容。

「那就太棒了，我誠心祈禱他快轉學。」周少揚一頓，轉向余青銅，「說到轉學，你們那班好像轉來一個新生？」

「嗯。」余青銅應聲。

「『明峰』也收轉學生？名額不是有限？」韓今疑惑。

「明峰」是私立貴族學校，就讀門檻高，除了家世背景要求還有筆試面試，嚴格控管學生數量和品質，全校師生也才四百多人。

「是有限制，但每學期總會有人念不下去，就空出位置了。」周少揚答。

「為什麼會念不下去？」韓今問。

「受不了霸凌唄。」周少揚不當回事的聳聳肩，接著又像想到什麼似的，不懷好意的看向韓今，「哼哼，算你這傢伙運氣好，要不是有本少爺罩著，你以為你能混到現在不被找麻煩？」

名門子弟說穿了就是靠爸靠媽族的一種，從小養尊處優有錢有勢，欺負起人來也特別肆無忌憚，反正只要用錢砸或動用關係，最後通常能擺平，尤其「明峰」除了世家子弟，也收家裡有錢但背景單純的中產階級小孩，或成績好但家境不怎麼樣的學生，這兩類人就特別容易被盯上。

但最危險的類型應屬韓今一家裡是家徒四壁的資源回收場，成績爆爛，特立獨行視校規於無物，還經常跟看不見的「東西」自言自語，這樣至今還不被人找麻煩實在是奇蹟。

「我早就被找過麻煩了，但對方被老余打跑，我都没機會發揮呢。」韓今想起上次差點被圍毆的情況。

「你就嘴硬吧，知不知道我收到多少要找你麻煩的情報？看在同寢的分上，等哪天你哭著求我，我會考慮幫你擺平。」周少揚撥撥瀏海耍帥，語氣和態度都跩上天。

「那你慢慢等吧。」韓今不以為意的塞進一口鮭魚壽司。

第二章 校鬼間的大紅人

無論對上班族或學生而言，星期一都是一週中最痛苦的一天。

韓今頂著被曬紅一層、正在脫皮發痛的皮膚，哼哼唉唉的走路去上課。

或者說，正在迷路中。

貴族學校嘛，占地當然也很有氣勢，光看韓今至今仍經常在校內迷路，就知道貴族學校不是喊假的……好吧，他的路痴屬性也不是喊假的。韓今嘆口氣。

方向感真是一種謎般的概念，明明看著地圖應該左轉就到了，為什麼他左轉後卻只看到一堵牆？莫非是哪裡轉錯？話又說回來，他如果知道是哪裡轉錯還至於迷路嗎。韓今嘖了嘖收起地圖，開始東張西望。

與其靠地圖不如直接找鬼問路，再拖下去他又要遲到被班長羅伶玥碎碎念了。

「找我嗎？」

一個又驚又喜的聲音在不遠處響起，韓今轉頭，一隻沒見過的年輕男鬼正腳開開的蹲在樹蔭下，很熱情的朝他招手，像極了山裡魔神仔在找登山客來噏來噏一起玩，然後玩著玩著就全身脫光被塞山溝那樣，韓今卻是眼睛一亮，快步迎了過去。這間學校往山區方向再過去有亂葬崗和靈骨塔，附近亂飄或路過的「東西」不少，但校內一直沒鬧過靈異凶案，只因這間學校有一群校鬼，以及一隻很有個性的刀疤鬼老大。

刀疤鬼老大生前是黑道大哥，生平最大的遺憾是沒能好好念書、力爭上游報答父母，死後某天路過剛建好的貴族學校，一時悲從中來，就決定留在這間學校感染一下學術氣息。

刀疤鬼又凶又厲，死前砍砍殺殺是家常便飯，死後放得更開，一連趕跑好幾隻疑似想來搶地盤的鬼，又陸續收留幾隻身世可憐的鬼，有了夥伴，對學校也產生感情，幾年下來就這麼慢慢擴大成一群有組織、有紀律的「明峰校鬼」，堪稱鬼界楷模。

「你好，可不可以麻煩你一」

「我知道！你想問路對不對？」男鬼一臉興奮的打斷他，「上次老鬼還跟我炫耀你找他帶路，這次總算輪到我啦！」

「你們都知道我是要問路？」韓今訝然。

「當然啦，你超出名的耶，現在大家都很期待被你問路，還開賭盤賭你什麼時候會問完校內所有的鬼。」男鬼興致勃勃。

所以他的路痴事蹟已經在「明峰」校鬼間廣為流傳，被問到路還成為一種流行指標了是吧？吃飽太閒嗎這群鬼！

「真榮幸我能給你們帶來一點娛樂。」韓今苦笑。

「可不是嗎，不過你也真厲害，都開學幾個月了還能迷路，這次是要去哪裡？學校我超熟，沒有我不知道的地方。」男鬼反客為主的自薦起來，一副導遊模樣。

「我要去上課，要做實驗所以換地點，叫什麼科研所的。」

「科研所？跟這裡完全反方向耶！刀疤老大說你是奇葩還真是說對了！」男鬼嘖嘖稱奇。

「我就當是讚美了。」韓今對自己強大路痴所引發的反應已經見怪不怪。

「喔喔，連臉皮都一如傳聞的厚，真是佩服佩服。」男鬼拜服。

因為是事實，反駁也只會被當作恬不知恥，韓今明智的選擇轉移話題，「麻煩大哥快幫我帶路吧，不然我上課要遲到了。」

「放心，我帶你走捷徑，保證不會遲到！」男鬼很有信心。

韓今跟著男鬼鑽小路走捷徑，正要繞過一處建物，卻聽見陣陣罵聲，以及隱約的啜泣聲。

「你哭屁啊！老子都還沒動手，等下該不會尿褲子吧？娘炮就是娘炮！」

「我說我們學校的招收水準真是越來越低了，這款的居然也收？站出去簡直丟盡我們『明峰』的臉。」

「就是！這學期還有一個韓什麼的，聽說家裡是撿破爛的，真搞不懂校長腦袋在想什麼！下次開家長會我要叫我爸去抗議，阿貓阿狗都來讀，當這裡什麼地方？難民收容所還是救濟站？」

男鬼看韓今停住腳步，問：「你不去上課嗎？」

「去看看。」韓今壓低聲音答。

「你要打抱不平啊？」男鬼眼睛都亮了。

韓今沒回答直接往那邊走，有戲可看男鬼豈會錯過？立刻興奮跟上。

越靠近那邊，原本還似有若無的啜泣聲就變得越明顯，還夾雜幾個突兀的拍打聲與嘲笑聲。

「哭哭哭！你沒嘴巴不會求饒只會哭嗎？這樣欺負起來很沒勁……什麼人？」正在巴頭的男學生喝問。

果然是霸凌場面啊。韓今感嘆。

一名男同學正蜷縮在牆角邊哭邊微微發抖，白色襯衫和褲管上有幾個明顯的鞋印，頭髮被抓得亂七八糟，地上還散落幾撮被亂剪下的頭髮，在他前方或遠或近圍了四名男同學，其中一人正拿著一副眼鏡隨手拋接，那人也戴了一副眼鏡，可見手上的眼鏡應該是苦主的。

「既然沒勁就別玩了，天氣熱，去吹吹冷氣降火氣吧。」韓今雙手插在口袋，笑笑地開口。

「你誰啊？敢管我們閒事，知不知道我們是誰？」剛在巴人頭、大概是這四人領頭的男同學出聲回嗆。

「不知道。」韓今很誠實的回答，「這很重要嗎？」

「媽的，哪來的白目小子？」那人怒極反笑。

「大帥，他好像就是那個韓今，我之前看過他跟周少揚走在一起。」另一人插嘴。

「他就是韓今？家裡撿破爛那個？」喚作大帥的男學生惡狠狠的瞪著韓今，「來得正好，老子早就想教訓他了！」

「早就想教訓我，卻連我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？這情報工作實在有待加強。」韓今不苟同的搖搖頭，「話又說回來，鬼吃飽太閒還懂得安分守己，人吃飽太閒卻腦子發病亂欺負人，這世道當真是人不如鬼。」

「你說什麼！」

「還跟他客氣什麼！打！」

無視四名被激怒的男同學開始包圍自己，韓今只看向後方樹蔭，用最誠懇的表情開口，「大哥，幫個忙吧？我打架不行。」

「……你打架不行還跑去替人出頭？還跟人嗆聲？」男鬼錯愕了。戲正要上演到最高潮，男主角卻突然喊代打？哪有這樣的。

這不是有你嗎？韓今在心裡回答，嘴上卻道：「路見不平、拔刀相助是每個男子漢大丈夫都該做的事，難道要我裝沒看見？」

四人面面相覷，本來都要動手了，被韓今莫名其妙的自言自語一打岔，紛紛轉頭看四周，尋找可能藏匿的同夥。

「可是刀疤老大不准我們動學生……」男鬼躊躇。

「你不說我不說，誰會知道？」韓今邪惡道。

「話是這麼說沒錯，但這話聽起來怎麼比較像是壞人的台詞？」男鬼納悶。

「媽的你到底是在跟誰講話？裝神弄鬼！大家上！」其中一人終於受不了的朝韓今大吼。

其餘幾人大概就是在等最後那句，一齊不懷好意的往韓今逼近。

就自己這單薄身板，四打一完全沒勝算，於是韓今非常冷靜的放聲大喊，「救命啊！快來救人喔……」

四人一呆，沒看過出來救人的這麼毫不矜持的喊救命。

「幹！遇到孬種！打死他，有事我負責！」大帥陰著臉放話。

另三人聞言猶如吃了定心丸，紛紛活動筋骨準備好好「伺候」韓今，但就在其中一人揮出拳頭時——

「啊——我的手、我的手！」看著自己奮力毆上石頭的手迸出血花，那人也瞬間痛到噴淚了。

為什麼會有石頭？！

瞪著瞬間移動到韓今面前的石頭，再看向後方被挖開一個洞的泥地……嗯，那個洞的大小跟那顆石頭的體積大致吻合，也就是說，石頭是從那塊泥地裡突然被硬生生拔起，然後飛到韓今面前、擋住同伴的拳頭，在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運作下，同學的拳頭就開血花了。

一切推論都很合理，唯一不合理的是那顆約莫棒球大小的石頭。

那顆石頭仍在半空中不停的小幅移動，左左右右、上上下下、前前後後，彷彿在昭告世人「我會攻擊人，請愛惜生命，不要逼我」。

三人的臉色一個比一個精采，與石頭互相僵持三秒後，其中一人終於第一個挺不住，高喊一聲轉身就跑，接著是第二個第三個，最後第四個哭哭啼啼的跟上，頭也不回的消失在轉角。

「我沒有動學生喔，我只有動石頭！」男鬼強調。

「大哥你真是太有才了！怎麼稱呼？」韓今鼓掌叫好。

「西瓜。」男鬼不好意思的抓抓頭。

「我一定會跟大家好好宣揚西瓜兄的機智英勇……」韓今說著，眼角餘光掃向縮在角落的苦主。糟糕！他忘了現場還有一個人。「咳，同學你沒事吧？」沒反應，眼睛嘴巴瞪得大大，應該是嚇呆了。

「哈囉？」韓今走到他面前蹲下，順便揮揮手。

同學依舊沒反應，直勾勾瞪著他……不對，好像是瞪著他後面？韓今納悶的往後看，沒見著人，倒是有一隻鬼，但一般人又看不見鬼，這同學到底是在看誰？

「同學，你在看什麼？」韓今一邊問，一邊伸手想輕輕推他肩頭回魂，不料自己的手才伸出去，那人卻猛然爆出一聲尖叫。

「啊啊啊啊啊！不要碰我不要碰我我什麼都沒看到什麼都沒聽到……」男同學拚命往角落縮，但他顯然不會穿牆術，無法如願縮進牆壁。

他的長相有這麼嚇人嗎？韓今覺得內心受傷了。

「不要叫了！我沒有要姦殺你好嗎！」他沒好氣的低吼。

「嗚嗚嗚……對不起請你原諒我……嗚嗚……」男同學咬唇啜泣，顫抖著手從後方摸出一隻玩偶兔兔緊抱在胸前，一副他已經做好任人宰割的模樣。

「啊啊啊怎麼辦，你這樣子連我看了都好想打啊！」韓今抱頭大叫。難怪這傢伙會被欺負，他臉上就寫著「我很好欺負請不要客氣」嘛。

「為什麼我會救到這種人？」就連一旁的男鬼都薦了。

時間一分一秒過去，一分鐘後，遭受不同打擊的兩人一鬼總算都冷靜下來，男同學停止啜泣，怯生生的看著韓今欲言又止。

「想講什麼就講。」韓今瞪著一瞬間似乎又緊繃起來的男同學。

「謝、謝謝。」男同學略低著頭，聲若蚊蚋。

「劉燦星？」韓今看著他胸前繡的名字，「你好，我叫韓今。」

劉燦星點頭，又下意識往韓今後方瞥了一眼。

見狀，韓今開口，「想走了是吧？我說你啊，看起來太好欺負就會真的被欺負，就算打不過也要奮力抵抗……算了算了，沒事就走吧，我還要去上課。」

「等等！」見韓今轉身要走，劉燦星急急叫住他。

「幹麼？」韓今轉頭問。

「那……那『他』怎麼辦？」劉燦星小小聲難掩驚慌地問。

什麼他？哪來的他？這裡不是只有他們倆？韓今一頭霧水，順著劉燦星驚慌的目光往後看……不會吧？

「你看得見鬼？！」韓今驚嚇。